

## 以色列共产党的历史演变、理论探索及现实困境\*

冯 燚 沈曦曦

**【摘要】** 以色列共产党是中东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以色列国情相结合，不断加强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与批判，针对巴以冲突、国内阿拉伯民族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前，以共面临多方面的压力，既有产生于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又有来自外部的打压与竞争。以共与以色列国家的“犹太属性”定位相背离的政治立场以及犹太-阿拉伯两民族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其在以色列的政治影响力。未来，以共若能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和内部力量整合，推动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信任团结，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左翼力量的合作，其在以色列政治生活和中东问题的解决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以色列共产党 国外共产党 巴以冲突 中东地区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以色列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以下简称“以共”）是中东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当前以色列政坛的主要左翼政党之一。面对在以色列政治中愈发艰难的处境，以共不断加强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并通过优化组织建设、争取社会进步力量、寻求左翼联合、参加议会选举以及采取和平斗争等方式扩大自己在以色列政治舞台中的影响力，致力于探索符合以色列国情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系统梳理以共百年发展历程、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助于丰富对中东地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多维理解。

### 一、以色列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

以色列共产党源于 19 世纪末的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其深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张开展融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联合，建立犹太社会主义社会<sup>①</sup>。因此，以色列共产党自诞生之初就面临着犹太民族主义诉求与社会主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阿拉伯文明西传的路径与影响研究”（22&ZD25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王泽壮：《共产主义运动在中东（1917—19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64 页。

义民族平等理想之间的突出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以共百年发展历程，引发该党多次分裂与重组。

### （一）成立与转型阶段（1919年—1948年）

以共成立于1919年3月30日，由巴勒斯坦犹太工人党分裂出的左翼分子组成，原名为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sup>①</sup>。在成立初期，该党的主要成员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他们主张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实现”<sup>②</sup>。1920年10月，该党在海法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将社会主义设定为党的“最终斗争目标”<sup>③</sup>。1921年4月，该党改称为巴勒斯坦共产党（Palestine Communist Party）。1924年2月，巴勒斯坦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巴勒斯坦共产党开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转向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但由于该党自建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犹太复国主义色彩，这次转变为后来的思想分歧与组织分裂埋下了伏笔。该党在1924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党的任务是完成党员队伍的“阿拉伯化”，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sup>④</sup>。1926年9月，该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要把犹太群众动员起来，与阿拉伯群众共同开展反帝斗争。会议还强调，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就是英帝国主义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必定会摧毁英帝国主义在整个中东的利益<sup>⑤</sup>。1928年8月，该党开始全面实行“阿拉伯化”政策，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把拒绝接受阿拉伯化路线的党员开除出党，并规定阿拉伯人应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但巴勒斯坦共产党的“阿拉伯化”和“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成功，1929年发生的阿布拉克大起义<sup>⑥</sup>引发党内犹太党员和阿拉伯党员的争执。大部分犹太党员认为此次起义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并声称“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对其进行支持”，而阿拉伯党员则持支持态度，并强调“这次起义具有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性质”<sup>⑦</sup>。由于意见分歧，党内部分犹太党员选择了退党。1930年，巴勒斯坦共产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路线，认为在阿拉伯农民中开展工作是实现党向阿拉伯民族政党转型的关键所在<sup>⑧</sup>。1936年至1939年的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巴勒斯坦共产党无条件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做法导致党内矛盾更加尖锐。1940

① 参见《各国共产党总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② Dunia Habib Nahas, *The Israeli Communist Party*, London: Portico Publications, 1976, p. 14.

③ 《各国共产党总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④ 参见《各国共产党总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⑤ 参见王泽壮：《共产主义运动在中东（1917—19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70页。

⑥ 阿布拉克大起义又称“1929年巴勒斯坦骚乱”，是指1929年8月由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西墙通行权问题的长期争端而爆发的一系列示威和骚乱。

⑦ Mustafa Kabh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Israeli Communist Party”, in Nadim N. Rouhana and Areej Sabbagh-Khoury (eds.),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 Readings in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Haifa: Mada al-Carmel-Arab Center for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2015, p. 177.

⑧ 参见王泽壮：《共产主义运动在中东（1917—19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71页。

年6月，巴勒斯坦共产党分裂为以穆萨·阿莱米（Musa Alami）为首的阿拉伯派和以哈诺齐·布洛扎扎（Hanoch Brozaza）为首的犹太派。虽然两派于1941年达成和解，但之后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以及党内民族派系矛盾难以弥合，1943年5月，巴勒斯坦共产党再次发生分裂，党内的犹太党员继续以“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名义展开活动，而阿拉伯党员则和其他阿拉伯共产主义组织合并后更名为“民族解放联盟”（National Liberation League）<sup>①</sup>。此外，部分犹太党员另行组建了一些小型派系，如“真理派”和“犹太民族共产党人”，其成员最终被重新吸收进巴勒斯坦共产党或者完全脱离了政治活动<sup>②</sup>。

## （二）分化与重组阶段（1948年—1989年）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巴勒斯坦共产党立刻对此表示支持，并将党名改为以色列共产党（马基）（Maki），从而获得合法地位。1948年10月22日，在苏联的斡旋下，民族解放联盟重新加入以色列共产党（马基），该党再次同时拥有犹太党员和阿拉伯党员。此次合并之后，以色列共产党（马基）在有利的内外环境下迅速发展且影响力不断增强。自1949年以色列举行第一次议会选举开始，以色列共产党（马基）持续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始终在议会中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

20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共产党（马基）内部再次面临分裂危机。虽然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历次议会选举中均取得一定成绩，但该党的犹太党员与阿拉伯党员的分歧仍长期存在，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犹太复国主义和对苏联的态度上均存在明显分歧<sup>③</sup>。1964年9月20日，以色列共产党（马基）领导人什穆埃勒·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在该党出版的希伯来语报刊《人民之声》<sup>④</sup>上发表文章，批评苏联将“国际列宁和平奖”颁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兼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但同样由以色列共产党（马基）出版的阿拉伯语报刊《联合》<sup>⑤</sup>则拒绝发表这篇文章<sup>⑥</sup>。1965年8月，以色列共产党（马基）内部的犹太党员和阿拉伯党员的矛盾公开化，两派分别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大部分犹太党员在米库尼斯的领导下继续沿用以色列共产党（马基）的名称，而

<sup>①</sup> 参见葛淑珍：《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以色列共产党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参与》，《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sup>②</sup> Musa Budeiri, “Class and Nation: Arab and Jewish Communists in Palestine”, in Laura Feliu and Ferran Izquierdo-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134–135.

<sup>③</sup> Dunia Habib Nahas, *The Israeli Communist Party*, London: Portico Publications, 1976, p. 57.

<sup>④</sup> 《人民之声》是以色列的一份希伯来语报刊，由巴勒斯坦共产党于1937年创刊，后由以色列共产党接管，1975年停刊。

<sup>⑤</sup> 《联合》是以色列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阿拉伯语报刊之一，该报由“民族解放联盟”于1944年创立，后由以色列共产党接管，是《人民之声》的阿拉伯语姊妹报刊。

<sup>⑥</sup> Mustafa Kabh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Israeli Communist Party”, in Nadim N. Rouhana and Areej Sabbagh-Khoury (eds.),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 Readings in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Haifa: Mada al-Carmel-Arab Center for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2015, pp. 182–183.

阿拉伯党员成立了以色列共产党（拉赫）（Rakah）<sup>①</sup>。在该党分裂初期，苏联平等地对待以色列共产党（马基）和以色列共产党（拉赫），但1967年，由于以色列共产党（马基）支持“六日战争”<sup>②</sup>，苏联的态度发生转变，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随即切断了与以色列共产党（马基）的联系，并承认以色列共产党（拉赫）为以色列的“官方”共产党。

分裂后，以色列共产党（马基）反对苏联对该党内部事务的干涉，并抵制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失去了党内的阿拉伯党员后，以色列共产党（马基）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在后来的第六、第七、第八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中都只获得1个席位。而以色列共产党（拉赫）则采取与苏联一致的态度，并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该党的支持者多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在历次议会选举中往往能获得3—4个席位<sup>③</sup>。此后，以色列共产党（马基）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任何席位，1975年6月，以色列共产党（马基）宣布自行解散<sup>④</sup>。1976年，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以色列共产党（拉赫）遂直称为以色列共产党。至此，以共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一个阿拉伯政党，尽管该党自视为老共产党的合法继承者并坚持保留象征性的阿拉伯族领导层和犹太裔党员，但其主要代表的是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的利益，致力于在一个日益背离世俗主义、宣扬犹太属性的国家中为阿拉伯人争取政治权利和公民权益<sup>⑤</sup>。

### （三）革新与振兴阶段（1989年至今）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事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冲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共依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努力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调整。

从理论层面来看，一方面，以共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困境和系统性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1990年5月21日，以共在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在于官僚主义盛行，党的理论与实践长期脱离了本国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sup>⑥</sup>。但以共同时也指出，苏联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加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危机，并导致激进的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及自由主义泛起<sup>⑦</sup>。另一方面，以

<sup>①</sup> 参见王喜满、陈震：《以色列共产党的百年抗争与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sup>②</sup> “六日战争”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及约旦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战争从1967年6月5日开始，6月10日结束，共进行了六日，最终以以色列的彻底胜利告终。

<sup>③</sup> 参见王彦敏：《以色列政党政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

<sup>④</sup> Dunia Habib Nahas, *The Israeli Communist Party*, London: Portico Publications, 1976, pp. 86–87.

<sup>⑤</sup> Musa Budeiri, “Class and Nation: Arab and Jewish Communists in Palestine”, in Laura Feliu and Ferran Izquierdo-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139.

<sup>⑥</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6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images/stories/media/Vehida26rep1.pdf>.

<sup>⑦</sup> 参见《各国共产党总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以色列具体国情相结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强调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反对种族歧视、保障妇女权利、实现阿以和平等。进入 21 世纪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以共先后召开了第二十四次至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该党声称，“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共将继续支持受压迫者和被占领状态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与压迫，尤其要反对对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族裔的歧视；坚持国际主义，始终代表犹太和阿拉伯两个民族对和平、平等、独立与民主的诉求；追求社会进步与性别平等，并朝着革命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sup>①</sup>。

从实践层面来看，以共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努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一阶段的以共同时面临着内部矛盾堆积、外部压力增加和政治影响力下降的多重挑战。为了突破议会选举门槛、增强政治影响力，以共主要通过多党政治联盟的方式来推动其政治议程。以共领导的左翼政党联盟“哈达什”<sup>②</sup>（Hadash）于 2015 年联合其他三个阿拉伯政党共同组建“联合名单”（Joint List），并在 2015 年第二十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取得巨大成功，一举斩获 13 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党<sup>③</sup>。在 2020 年第二十三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联合名单”的席位增加到了 15 个，得票率为 12.67%，这创下了阿拉伯左翼政党得票率和席位数的新纪录<sup>④</sup>。然而，由于“联合名单”内部各党派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策略上存在分歧，历经数次分合后，最终于 2022 年宣布解散。目前，以共的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稳定，其领导的左翼政治联盟“哈达什”在议会中的席位始终维持在 4 个左右。在 2022 年最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哈达什”与“塔阿勒”<sup>⑤</sup>组成的联盟获得约 17.9 万张选票，得票率 3.75%，再次获得 5 个席位<sup>⑥</sup>。

此外，以共还积极参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的左翼政党保持联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共产党领导人分别于 2024 年 7 月和 10 月举行线下线上会晤，讨论该地区不断升级的局势以及如何加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政治斗争和联合行动，呼吁加强集体行动，开展抵制以色列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

①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8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he/wp-content/uploads/2021/11/%D7%A7%D7%95%D7%9C-%D7%A7%D7%95%D7%A8%D7%90-%D7%95%D7%94%D7%97%D7%9C%D7%98%D7%95%D7%AA-%D7%94%D7%95%D7%95%D7%A2%D7%99%D7%93%D7%94-%D7%94-28.pdf>.

② 1977 年，以色列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联合，成立了“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The Democratic Front for Peace and Equality），简称“哈达什”（Hadash），是以共领导的政治组织之一。

③ 2015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ה-20 הכנסת ה-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8200737/http://www.votes20.gov.il/>.

④ Adam Rasgon, “Headed for 15 Seats, Joint List Chief Claims ‘Huge’ Success, Cites Jewish Voters”,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headed-for-15-seats-joint-list-chief-claims-huge-success-cites-jewish-voters/>.

⑤ 全称“阿拉伯复兴运动”，是一个由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组成的政党。

⑥ 2022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ה-25 הכנסת ה-25”, <https://votes25.bechirof.gov.il/>.

的共同斗争<sup>①</sup>。2025 年 6 月，以共与多个其他国家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实现地区和平。这些声明表明，以共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反战与和平运动，并致力于通过多边合作来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为建立平等、自由和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而斗争。

## 二、以色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21 世纪以来，以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以色列国情相结合，不断加强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批判，针对巴以冲突、国内阿拉伯民族权利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

### （一）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以共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且无法解决，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不断加深，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剥削劳工、积累财富和控制权力的工具，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革命性的社会变革<sup>②</sup>。

第一，资本主义是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制度，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以共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不仅空前加剧了社会分化，而且导致生产过剩与无产阶级贫困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sup>③</sup>。此外，以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与资本高度集中且相互交织，在很多情况下，国家权力成为资本的傀儡，少数金融寡头不仅通过游说、政治捐款或暗中操控影响政策制定，而且直接介入国家元首任命和政府组阁。这种权力为资本服务的机制不仅侵袭着民主与自由的空间，而且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例如，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期间，以色列社会不平等程度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次于美国。2010 年，有 180 万以色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2 年至 2010 年，以色列贫困儿童的比例从 20% 增加到了 36%<sup>④</sup>。

第二，资本全球化加剧了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以共认为，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加速资本的跨国流动，推动了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和资本优势获取高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依赖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生产链，收入增长受到限制，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依附性加剧。以共认为，资本的全球化以及现代工业、技术、信息系统和媒体的快速发展都被资本所利用，以实现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控制<sup>⑤</sup>。

<sup>①</sup> 参见于海青：《2024 年外国共产党发展动态：低谷中蕴新机 多样中求团结》，《当代世界》2025 年第 1 期。

<sup>②</sup> 参见刘洪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年，第 234 页。

<sup>③</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6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images/stories/media/Vehida26rep1.pdf>.

<sup>④</sup> 参见葛淑珍：《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以色列共产党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参与》，《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1 期。

<sup>⑤</sup> 参见葛淑珍：《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以色列共产党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参与》，《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1 期。

第三，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深化。以共认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它们提高关税，实行货币贬值政策，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国际关系日趋恶化。以共认为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转嫁手段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跨国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通过大规模裁员、养老金制度改革等手段，将危机直接转嫁给劳动者；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府暴力镇压工人示威，煽动排外舆论攻击外籍劳工和难民，企图转移国内民众对权益受损的注意力<sup>①</sup>。

## （二）在巴以问题上的主张

巴以冲突是中东地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性冲突之一，其根源复杂，涉及领土争夺、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等多重问题。作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一个关键问题，巴以冲突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5万多人死亡<sup>②</sup>和100多万人流离失所<sup>③</sup>，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共在巴以冲突中坚持一贯的立场，对冲突的根源及解决方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第一，巴以冲突源于以色列政府的长期占领政策。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通过数次战争占领了大片巴勒斯坦领土，并在被占土地上系统性地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以共认为以色列右翼政府通过暴力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和权益，严重压缩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加大了巴以问题解决的难度。只有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阿以才能实现公正、全面、持久和平<sup>④</sup>。

第二，主张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冲突，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目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长期占领让部分对巴以问题感到绝望的人认为占领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且无法改变，主张放弃巴勒斯坦的建国诉求，转而争取在以色列单一国家框架下实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平等公民权。以共认为，这种放弃与妥协将彻底葬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利，延续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待遇。以共强调“一国方案”既不能接受，也不能实施，更不能替代“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sup>⑤</sup>。

第三，批判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阻碍与破坏。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偏袒以色列一方。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美国加大对以色列的紧急军事援

<sup>①</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6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images/stories/media/Vehida26rep1.pdf>.

<sup>②</sup> 参见《本轮巴以冲突已致加沙地带55207人死亡》，[https://news.cnr.cn/sq/20250711/t20250711\\_527255855.shtml](https://news.cnr.cn/sq/20250711/t20250711_527255855.shtml)。

<sup>③</sup> Global News, “Israeli Operations Force 1 Million People to Flee Rafah: UN Agency”,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406/1313648.shtml>.

<sup>④</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https://maki.org.il/en/wp-content/uploads/2018/02/CPI-principles-2.pdf>.

<sup>⑤</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6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images/stories/media/Vehida26rep1.pdf>.

助，联合国寻求加沙停火的议案均遭到美国的否决。以共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是冲突绵延不绝的关键因素，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对美国 and 以色列施压，推动公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实现中东的真正和平<sup>①</sup>。

在解决巴以冲突的方案上，以共提出了两大核心立场。首先，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并实现非军事化。以共主张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独立，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地区建立与以色列相邻的巴勒斯坦国，尊重以色列国、巴勒斯坦国和阿拉伯各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次，提倡通过阶级团结与社会变革来推动和平进程。以共认为，巴以冲突的根源并非单纯的民族对立，而是深刻的阶级矛盾与殖民压迫。为此，以共主张团结阿拉伯和犹太工人，通过国际主义行动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益，建设一个和平、平等、世俗的中东；通过联合罢工、示威抗议等方式推动社会变革，进而实现中东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时，以共还呼吁世界左翼力量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经济制裁、联合抵制等方式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推动巴勒斯坦的彻底解放<sup>②</sup>。

### （三）对国内阿拉伯民族权利的维护

2022年，以色列人口规模为950.6万，其中阿拉伯人200.7万，占比约为21.1%。建国70余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口在以色列总人口中占比始终保持在1/5左右<sup>③</sup>。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实施表面上平等自治、实质上歧视压制分化的民族政策<sup>④</sup>。在争取阿拉伯民族权利方面，以共始终要求以色列政府承认并保障阿拉伯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平等权利。在以色列建国初期，以共率先要求政府尊重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承认他们是以色列境内的少数民族。1976年，以共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国内的少数民族，是以色列国内的重要群体。以色列政府必须赋予阿拉伯人公民权与民族平等的权利。以色列阿拉伯人完全有权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当下的问题并非是阿拉伯人不承认以色列国的生存权，而是以色列政府不承认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sup>⑤</sup>。

近年来，虽然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仍然受到公开和潜在的不公平对待。通常而言，他们承受着沉重的住房负担、有限的社会福利和严重的贫困问题，还面临着以色列国内的右翼势力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就以色列阿拉伯女性而言，她们遭到民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不仅就业率和薪资待遇低，而且主要从事社会地位低下的服务行业。

<sup>①</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6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images/stories/media/Vehida26rep1.pdf>.

<sup>②</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6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images/stories/media/Vehida26rep1.pdf>.

<sup>③</sup> 参见肖宪、张庶：《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的政策及其成因》，《西亚非洲》2024年第1期。

<sup>④</sup> 参见肖宪、张庶：《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的政策及其成因》，《西亚非洲》2024年第1期。

<sup>⑤</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6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images/stories/media/Vehida26rep1.pdf>.

同时，针对阿拉伯女性的暴力事件日益严重，以色列每年受害女性中阿拉伯妇女占据了非常高的比例，而执法机构在处理针对阿拉伯女性的暴力犯罪案件时存在严重失职和渎职行为<sup>①</sup>。

对此，为了帮助以色列阿拉伯人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共提出以下主张。第一，制定平等的《公民法》，通过立法确立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少数民族地位，构建反种族主义的法律体系；第二，消除对阿拉伯公民在就业、职业晋升、工资薪酬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歧视，扩大社会福利体系，缩小社会差距；第三，建立广泛的犹太-阿拉伯联合阵线，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和平、平等与合作<sup>②</sup>。

### 三、以色列共产党面临的现实困境

长期以来，以共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既有产生于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又有来自外部的打压与竞争。同时，以共与以色列国家的“犹太属性”定位相背离的政治立场以及犹太-阿拉伯民族之间矛盾，削弱了其在以色列的政治影响力与地位。

#### （一）以共政治立场与以色列国家“犹太属性”的定位相背离

作为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犹太复国主义与强调“犹太属性”的犹太神话叙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质上就是将犹太人所认同的神圣历史与近代犹太复国主义浪潮相结合，通过诉诸神话叙事来建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并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确立国家的合法性<sup>③</sup>。为了强化国家的“犹太属性”，以色列政府分别于1950年、1952年颁布了《回归法》和《国籍法》，通过血缘、宗教和法律三重标准强化犹太属性。以共的政治立场与以色列片面强调国家“犹太属性”的政策相背离。

其一，以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与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意识形态相悖。作为一种政治和民族主义思潮，犹太复国主义是以色列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其主要目标是为犹太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以色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共一直坚持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根本目的是通过暴力手段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和权益，其政策和实践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导致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处于长期冲突的状态，成为中东动荡不安的祸端<sup>④</sup>。因此，以共的这一政治立场难以在以犹太复国主义为

<sup>①</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8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he/wp-content/uploads/2021/11/%D7%A7%D7%95%D7%9C-%D7%A7%D7%95%D7%A8%D7%90-%D7%95%D7%94%D7%97%D7%9C%D7%98%D7%95%D7%AA-%D7%94%D7%95%D7%95%D7%A2%D7%99%D7%93%D7%94-%D7%94-28.pdf>.

<sup>②</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6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images/stories/media/Vehida26rep1.pdf>.

<sup>③</sup> 参见张璇：《神话叙事影响下的犹太民族建构与国家想象》，《世界民族》2024年第5期。

<sup>④</sup> Republic of Türkiye the Ombudsman Institution, “Gaza: Nakba of Humanity”, <https://eoi.at/wp-content/uploads/2021/04/TR-Gaza-Special-Report-KDK-Ombudsman-2024.pdf>.

主流意识形态的以色列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支持。

其二，以共主张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民族平等的思想与以色列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相冲突。在以色列犹太民族构建的过程中，神话叙事为犹太人界定民族身份提供了边界，使这一民族共同体具备了“犹太属性”，并在政治运动中参与了国家想象与民族国家的构建<sup>①</sup>。但以色列“犹太属性”的理想与以色列国内实际上存在大量阿拉伯人的客观现实相矛盾。以共主张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要求制定平等的《公民法》，维护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兄弟情谊<sup>②</sup>。然而，对于以色列政府而言，如果吞并被占领土并使巴勒斯坦人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在此基础上再赋予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平等的公民权，作为一个双民族国家的以色列将失去其“犹太属性”和作为“犹太家园”的地位<sup>③</sup>。因此，以共致力于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去犹太化”和“去单一化”的努力<sup>④</sup>，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平等和建立一个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同家园的目标，与以色列强调“犹太属性”国家建构的立场相背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党的发展壮大。

## （二）以色列政府的打压限制了以共政治空间与影响力

21世纪以来，以色列政局长期被右翼政党掌控，而以共作为议会内重要的反对党，其在巴以问题、司法改革等议题上与以色列右翼政府矛盾不断。在此背景下，以共面临以色列政府的排挤和打压。2024年8月24日，以色列警方关闭了以共的海法支部，以阻止穆罕默德·巴克里（Mohammad Bakri）导演的电影《杰宁，杰宁》的放映。这部电影主题是杰宁难民营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袭击，揭露了以色列的战争罪行，展现了巴勒斯坦难民的悲惨处境。以色列警察局声称收到“秘密情报线索”，认为以共海法支部正在举行的活动将“危害社会公共秩序”<sup>⑤</sup>。

自1996年右翼政府上台以来，以色列全国针对以共的强力行动大为增加。2023年4月26日，以色列警方突袭了以共拿撒勒支部，没收了红旗和巴勒斯坦国旗并逮捕了以共拿撒勒支部的书记。以共表示，“拿撒勒的同志们与警察对峙，拒绝他们进入房屋。警方没有任何搜查令，却呼叫了支援，又爬上墙头，扯下并没收了巴勒斯坦国旗和红旗，还逮捕了党支部书记”<sup>⑥</sup>。对于

① 参见张璇：《神话叙事影响下的犹太民族建构与国家想象》，《世界民族》2024年第5期。

② 参见刘洪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③ 参见张璇：《神话叙事影响下的犹太民族建构与国家想象》，《世界民族》2024年第5期。

④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to the 28th Congress”, <https://maki.org.il/he/wp-content/uploads/2021/11/%D7%A7%D7%95%D7%9C-%D7%A7%D7%95%D7%A8%D7%90-%D7%95%D7%94%D7%97%D7%9C%D7%98%D7%95%D7%AA-%D7%94%D7%95%D7%95%D7%A2%D7%99%D7%93%D7%94-%D7%94-28.pdf>.

⑤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Adalah Demand Intervention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Ensure Police Will Not Obstruct the Screening of Janin-Jenin”, <https://maki.org.il/en/?p=32090>.

⑥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Police Take Down Red and Palestinian Flags Flying Communist Party Branch in Nazareth”, <https://maki.org.il/en/?p=30977>.

这次袭击，以共认为这是政府当局挑衅性的独裁行为，其目的是镇压和打击政治自由<sup>①</sup>。2023年11月11日，以色列警方再次突袭了以共拿撒勒支部，撕毁了政治海报，逮捕了包括哈达什在内的18名左翼人士<sup>②</sup>。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以共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报复性军事行动，认为这场战争将整个中东地区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对此，以色列警方对发表批评政府意见的人员进行了逮捕，以色列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和总检察长不仅未限制警方的恐吓行动，反而默许甚至支持警方继续开展此类行动。

虽然以色列政府动用警察和司法系统对以共进行打压，一定程度上压缩和限制了以共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但以共始终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例如，在以色列警方查抄以共拿撒勒支部后，该党组织了数千人参加了在拿撒勒市举行的“五一游行”，以此作为对以色列当局暴行的回应，并打出了反对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反对资本主义、维护工人阶级尊严的标语<sup>③</sup>。

### （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尖锐的民族矛盾削弱了以共的群众基础

长期以来，以共一直主张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实现民族团结，但这种主张并不一定能被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所理解。尤其是在以色列国内族群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以共坚持民族团结，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使其更容易受到来自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双方的责难。

其一，以色列右翼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在经济和腐败问题上的不满情绪和赢得选举，有意煽动国内犹太人对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左翼政党的敌对情绪。近年来，以色列国内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和政治动荡等多重挑战，以色列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上升，抗议活动频繁。内塔尼亚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内外政策，以此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以色列右翼政府还通过煽动对立情绪来获取选票。他们将以色列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左翼政党描绘成“敌人”，以煽动对立、制造恐惧，从而获取选票<sup>④</sup>。此外，以色列右翼政府向社会公众宣传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教派对立，再加上犹太选民对以共纲领主张的接受度较低等因素，以共极易受到右翼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攻击。2023年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后，以共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定性为“报复性军事行动”和“种族清洗”，认为其针对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已经构成了战争罪。以共为此发表声明称：“法西斯右翼政府为延续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正在发动一场地区战争。我们重申并谴责对无辜平民的任何伤害，呼吁立即实现停火，停止流血冲突。我们向所有占领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sup>⑤</sup> 以共将这场冲突的根源认定为以色列

<sup>①</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Police Take Down Red and Palestinian Flags Flying Communist Party Branch in Nazareth”, <https://maki.org.il/en/?p=30977>.

<sup>②</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Police Broke into Hadash-CPI Nazareth Branch Amid Crackdown on Anti-War Protesters”, <https://maki.org.il/en/?p=31349>.

<sup>③</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Police Take Down Red and Palestinian Flags Flying Communist Party Branch in Nazareth”, <https://maki.org.il/en/?p=30977>.

<sup>④</sup> 参见邹志强、吴家斌：《以色列阿拉伯政党发展困境与前景》，《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2期。

<sup>⑤</s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Netanyahu’s Govt Bears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scalation’”, <https://maki.org.il/en/?p=31248>.

右翼政府对巴勒斯坦的长期占领，并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没有武力解决方案，只有结束占领这一解决方案。以共的这一立场使其受到以色列右翼政府的猛烈攻击，其反战立场被污名化，甚至遭到“不爱国”的指控。

其二，虽然坚持反犹太复国主义而非反犹主义，但以共仍缺乏组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跨民族政党的群众基础。反犹太复国主义是对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反对以建立犹太单一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对以色列政府侵占巴勒斯坦领土、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等。而反犹主义则是基于种族、宗教或文化对犹太人整体表现出的敌视或歧视行为，属于种族主义范畴，其本质是对犹太民族的仇恨。以共坚持反犹太复国主义而非反犹主义立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主张。尤其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以共同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既抵制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占领和暴力行为，同时还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人的一些恐怖主义行动<sup>①</sup>。但是，以色列右翼政府将以共污名为反犹主义力量，极右翼势力乘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削弱民族团结的可行性。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自身的公民权利始终得不到保障，以及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迫害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以色列阿拉伯人难以明确区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的差别，也很难接受以共关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团结的主张。因此，以色列国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隔阂，削弱了以共在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中的群众基础，使其难以实现成为代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利益的跨民族政党的目标。

总体上，以共通过争取社会进步力量、寻求左翼联合、参加议会选举以及采取和平斗争等方式在以色列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作为以色列国内重要的左翼力量和中东地区少数几个拥有合法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共一直积极参与巴以冲突的和平进程，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为实现中东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面对近年来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强势崛起，以共短期内在议会的席位劣势难以改变，与国内其他左翼力量也未能形成强有力的联盟，这限制了其社会基础和组织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左翼的整体影响力。尽管发展前景充满挑战，以共仍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推动社会改革与和平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未来，以共若能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和内部力量整合，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信任团结，有效应对以色列政治与社会变化，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左翼力量的合作，将在以色列政治生活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冯燧系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沈曦曦系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康晏如〕

<sup>①</sup> 参见刘洪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